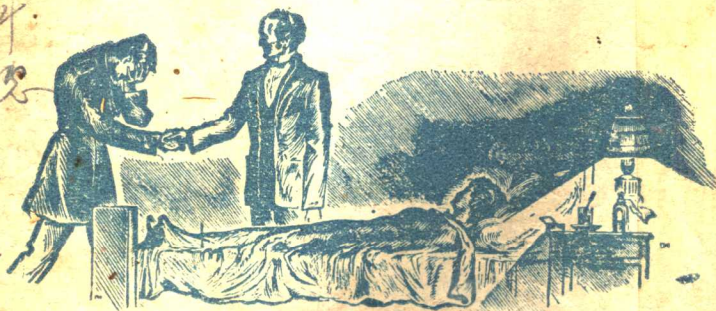


嘆息之夜

著 南 岳 李



行 印 店 書 光 新 海 上

校
對
初
版
大
字



B.34

嘆息之夜

李岳南 著

上海新光書店印行

嘆 息 之 夜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定價二元八角

著 者 李 岳 南

出 版 兼 發 行 者 新 光 書 店
上海山西南路十弄七號

總 經 售 新 生 書 局
上海四馬路山西路怡益里七號

經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

嘆息的夜

李岳南著

一

是一個寂寞的江南夜，空間像一個偌大而岑寂的海洋，浮不起一朵浪花，天上的星星，在無紙的窗格上，閃動著蠱惑的光芒，月光却被裁成一方方的白緋，鋪在地上，鋪上，和桌子上，偶而傳來一陣陣草蟲的低吟，似乎在敘述着夜的詭奇和神祕。

時間大約有下一點鐘了，何雋章仍然不能入睡，他的心中彷彿燃燒着一種興奮的火燄，絲毫沒顧及到明天還有八小時的沉重的工作。

「唉……」終於他微微嘆了一口氣，雖然沒有多大的聲音，倒是很沉重，裏面好像含着無限的悲痛。

在往常，他爲了不使妻子懷疑因她而歎氣的原故，所以，每次歎氣，都是這樣的悠長而靜悄，有時，只顯得胸膛的起伏，而幾乎沒有一點聲息了。可是今天，四周的氣

氛，是那麽靜謐，靜得連一種微細的歎息聲，都驚醒了在半眠狀態中的李素眉——何雋章新婚不久的妻子。

「您又歎什麼氣？」

素眉一邊揉搓着眼睛，一邊關心而體貼的問。

「……」何沉默了許久——在這沉默的當兒，他心裏想：怎麼這麼小的動作卻被她發覺了？怎回答好呢？要是支吾幾句，敷衍過去，於心不忍，要是乾脆把這一段心事吐露給她，對自己不但是重新觸痛了創傷，對於她，這樣對人生樂觀而心地純潔的她，不是徒然增加了隱憂嗎？何況她知道了他這「靈魂的一隅」時，她不會覺得對方愛情的不真純嗎？是不是會因此而沖淡了夫妻之間的情感呢？

一連串的問題在他腦海中顯現了。

「您還有不可告訴我的話嗎？只要您真愛我」，李素眉追問的更緊一步。

「我——我——」何吞吞吐吐地，「我有幾段傷心事，又被這樣的月夜所勾引起來了！」

二

故事就這樣開始了：——

這是一個古老的封建的山城，由於抗日戰爭的關係，它漸漸畸形的繁華起來：最惹人注目的，自然是那到處貼着的彩色的標語和漫畫，以及那些形形色色剛從淪陷區出來的難民們。

何雋章便是這難民中的一個，他雖然是北平某大校文學系畢業生，但是，來到這陌生的地方，除了少數能力比他還不如的小同鄉，此外，便難以遇到個熟悉的面孔了。因此當他在一個破落的旅舍裏，迫賣完了自己僅有的鋼筆，毯子，等什物，便一文不名了。

這個旅社在城東關，靠近一條清澄的江流，假如您從這裏「起坡」，便很容易注視到它的招牌：「安樂園」以及它門前掛着的方紅燈籠，上寫：「未晚先投宿，鷄鳴早看天！」

何雋章住在這小旅社的二層樓上，每當夜色來臨，他便憑窗欣賞着江上風景：那一

點點的漁火，在閃亮的波紋上輓動，與天上的星光比美麗，時而從漁船上，飄來漁夫們的呼唱聲，令人想起他們辛勞後的愉快，然而他並不被這江南的優美的夜色所引誘，他却幻想着那山峰的那面，白雲下面的故鄉的草原，在這樣的夜晚，不知自己的爺娘是否安全？是否悲慘地將老年的生命，倒在侵略者的鐵蹄下了？……種種的幻想一半染上了蒼白，一半染上了腥血，他頹然低下了沉重的頭，長歎了一口氣。

能發洩他的鬱憤的，惟一支他所喜歡唱的「流亡歌曲」。

「我的家

在東北崧花江上……」

雖然他的故鄉不在東北，而是在長城以內，可是這支歌，在他低啞地唱出的時候，心中的悲憤，好似一股股的地下水湧了上來，湧到了他的鼻尖和眼眶中。

「爹娘呀，爹娘呀，

那年那月

纔能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？」

唱到這裏，他那悲哀的泉水好似快要斷絕了，從心底，又突地湧出一股憤怒的激流來。這是他每夜心海的潮汐的變幻，但是誰理解他心底深處的悲傷？和對祖國的摯愛？

見他的異鄉人，望到他那削瘦的面孔，憂患的眼睛，蓬亂的頭髮，破了的西裝，最多發出這樣一聲歎息：

「遭孽呵，讀書人落難到這種田地！」

又是一個夜晚，朦朧的月色，照在恬靜的灘頭，如帶的晚煙，縈繞在江水上，漁火點點，更顯出幽奇，要不是他的心在苦難的咬切中，他未嘗不可吟詠一下杜牧的詩句，「烟籠寒水月籠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……」顯得多麼閒情逸致啊，可是在一個受難人的眼中，悲哀是付於一切了。

「我的家……」又是何雋章的歌聲，從小樓的窗戶上，傳到闐寂的夜空，似乎連那些漁夫們都注意傾聽了，附近的江面，除了偶而一兩陣更鑼和犬吠聲，便只有他的歌聲的蕩漾了。

出乎他意料之外的，是忽然間從樓下，傳出了一陣相合的歌聲——一種嫋嫋的尖朗的少女的歌聲。比海洋的流水還要深湛，比春天的陽光還溫存，比夏天的早晨還美麗。他參悟到音樂的力量，簡直和一個魔術的手杖一樣有威力呀。

「這是誰的聲音？莫非是趙老闆的女兒？」看樣子，她未必受過中等教育？但却像天賦予她一種潛在的智慧似的，只要看過她樸素的背影，明亮的大眼睛的旅客，都覺得

對這小小的旅社，發生了說不出的留戀和好感！

但很少有人聽到她的說話，她有時坐在櫃檯上幫忙她爸爸收賬，除了算盤的聲音，她說一句話的時候很少，真的，以她這樣沉默寡言的人，怎麼會大胆地在月夜，高聲歌唱呢？何雋章真想不到！

說也奇怪，藝術的力量竟是那麼大，可以使人間許多陌生的靈魂相默契了。

何雋章從今夜以後，便開始注意到這位老闆的女兒，與其說他是出於異性的愛慕，不如說是出於好奇心的驅使吧，他常想想自己困居在異鄉，連一個糊口的工作找不到，真是意想不到的事；那麼，在這幽陋的江邊小旅社裏，有這樣一個出衆的女孩子，不也是個奇蹟嗎？

她的歌聲，在黃昏的月夜，在明麗的清晨，都可聽到；她會唱的歌子很多，多半是屬於幽美纏綿的情調的，這樣一來，使何雋章反成了個欣賞者，他近來變得啞然無聲了。

在這樣的環境裏，何雋章好像減少了漠落和空虛之感，他那深受創痛的心，也略略得到慰藉了似的。

然而逼面來的是生活問題，趙老闆並不會因為他是自己女孩子的知音者，而免了他

的房價和飯錢。

「何先生對不起，我是小本營生，你欠的錢一共是三元伍角，請先生今天無論如何設法清算了，再住下去吧」。老闆沉思了一下，「今夜如果何先生沒錢交賬，就請搬到別處住——欠的錢我不要？這總算對得起先生吧！」

何從床上起來，急忙地說：「我就借錢去，我就去！」趙老闆捻着酒精鼻子，不愉快地去了。

趙老闆走後，何雋章頹然地坐在桌旁，手捧著沉重的頭，冥思苦想着——

「什麼東西可以換錢呢？將行李拍賣了吧？天氣馬上變成深秋了，不是要活活凍死嗎？衣服呢？還有兩套破的——連身上的在內——要是賣去一套，身上的衣服，到穿爛為止，真想再脫下來換一換……」他正在發愁的當兒，忽然發現自己還有一個皮箱，「倒可試試，看看能否賣掉？」

他馬上打開皮箱，把從故鄉帶來的幾本書，證件，及零碎東西，一一揀了出來後，便匆忙的提起箱子，直奔拍賣行而去。

結果拍賣行老闆答應爲他寄售，不肯出現錢買下，他失望了，又提著個空箱子垂頭喪氣地回來了，當他忙走到旅社的門口時候，他的心忐忑不已，他的貧血的面孔，泛

出了羞赧的顏色：他徘徊了很久，終于硬着頭皮。壯着胆子，跨了進去，恰巧沒有碰到趙老闆，却正碰到趙小姐在打毛線衣，出乎意外的是，她今天看到何雋章，雖然和往常一樣，用深長的目光望他一眼，但是格外顯出局促不安的神色，她圓蘋果似的臉上映出了羞紅，讀者，你知道，她的害羞決不是爲了負債，可是誰能猜透她是爲了什麼呢？剎那之間，她匆匆忙忙的躲開走了，好像怕見人似的，特別顯出一個少女的羞怯態度來，這時何雋章馬上意識到：「連這樣一個天真純潔的十六七歲的小姑娘，大概也在蔑視我吧？啊！窮苦原來是得不到同情的；錢的天稱，衡量着一切，在這個罪惡貫盈的世界裏！」他邊想邊走，人已經走到二層樓上了，看看門仍舊是鎖得好好的；而隔壁正有幾位闊綽的客人，在打麻將，傳來了刺耳的牌聲。

他打開了房門，準備搬行李出來。時間已快近午後六時了。不料剛一推門進去，他的腳踐到了一件什麼東西，低頭一看，原來是一封信，茜色的西式信封，裏面似乎裝着比信箋還厚着的紙張，他急忙打開一看？首先發見五張一元的鈔票，此外，還有一張淡綠色的信箋；清晰而秀麗地寫着：

朋友：請您不必驚奇吧，我們雖然陌生，但是我們的友情已被音樂之神所溶合在一起了。您的處境太苦了。這區區的幾塊錢，是我從學費中節省下來

的，請您千萬收下，做爲我友誼的餽贈吧！祝禱您：

趙霞上即日

何雋章將這封信，反覆地看了看，那秀麗的字跡，交織着如火燄般的熱情，燃燒着他的心房，呼呼作響，他說不出是驚奇，是悲痛，還是感激，淚一串串向下落，打濕了信箋和鈔票。

「這不是比一場夢更奇離嗎？唉世界之大，無奇不有，不過世界畢竟是莊嚴的，是值得留戀的，因爲還有這樣偉大的良心呀！」

他一邊想，一邊將信和鈔票收拾起，一個人在斗室裏，低着頭踱來踱去，在計畫着用什麼方式，來報答這樣一位好心腸的女孩子。

「吱呀」！門被推開了，進來的又是那酒糟鼻子，矮胖矮胖禿頭禿腦的趙老闆，這一次却來勢兇兇，臉上顯出不耐煩的樣子，劈頭就說：「何先生，這房間已經有新客人租下了，天不早了，請馬上收拾行李吧！」

「趙老闆」！何憤憤地說：「您太看不起人了，你斷定我今晚不給房錢嗎？」話還沒說完，馬上從口袋裏掏出五張嶄新的鈔票來，點了四張交與趙老闆：「請找補吧！」何雋章顯出揚眉吐氣的樣子。

「——」趙老闆大吃一驚，夢想不到何雋章會有錢，一半懷疑他是扒來的，一半懷疑他起初是裝窮——這原來是出門人的一種護身法。

「何先生，對不起，其實晚幾天交錢也沒有多大關係，不過，小本營生，金錢周轉不靈——對不起！請原諒！」趙老闆邊說邊退，臨走時還陪笑地鞠了一個躬。

三

何雋章逐漸和趙小姐接近起來。

有一天，趙小姐正式向爸爸提出，要請何雋章做家庭教師，以便補習補習功課，去以同等學力的資格考×大學，這件事經趙老國夫婦考慮的結果，終於沒有答應，一方面是覺得自己女兒是十六七歲的大女孩子了，常和一個陌生的青年男子往來，總不大方便，再者，自己還要出報酬，這在一位生意人看來，是多麼不上算啊。老國娘的理由却不同：她怕這位女孩多讀書，因為她聽說：女孩子書讀的多了，就不肯聽從父母的命令，將來要鬧什麼自由戀愛，什麼家庭革命，所以她恨死女子讀書這種事了。

但是趙小姐並不因父母的反對，就中止了她上進的欲望，她不顧家中的阻力，毅然地到何雋章房間去請教去了——每天有一兩小時，時間在午前八點到十點鐘。

每次在補習的時候，他倆並坐在一隻單桌旁，面對着窗子，當他們疲倦了，便眺望着江上往來的船舶，聽着繹夫們「杭育」的呼聲，於是他便不約而同的合唱一支「伏爾加船夫曲」，以至於這小旅社的客人們，都對何雋章生了羨妬之心了。

「您喜歡聽船夫的故事吧？」何雋章問，

「是的！」趙小姐天真地微笑了，渾圓的粉頰上，陷下去兩個多情的酒渦。

「我們就從英文裏面挑選一個航海者的故事好了」，何雋章翻出了那一課，題目叫：「洗夷克斯和何羅賽阿妮」，他首先講述這一篇的內容：在從前有一對夫婦，丈夫叫洗夷克斯，妻子叫何羅賽阿妮，丈夫是一個俊美而勇敢的男子，對他的妻子非常的和藹親切，何羅賽阿妮也十分秀麗而多情，愛她的丈夫，勝過了自己的生命，所以當他們在一起生活的時候，每年每天的日子，都有如一曲曼妙的音樂般的甜蜜，但是有一天洗夷克斯被徵到一個遙遠的異國去，他必須橫渡汪洋大海，一天過去一天，他的淑貞的妻子等待着他的歸期；一天天價她佇立在大海灘上，數着那在水面划動的漁船，但是過盡千帆全不是，惟有斜暉脈脈，流水悠悠，這使她迷惘哭泣了！有一天晚上，大海上掀起了可怖的濤浪，颶風狂暴地吹過來，波浪打擊着海岸，當何羅賽阿妮注視着海上的黑夜，嫋嫋來臨，她在胸前畫着十字，祝福着她的意中人的安全歸來。

「當晨光普照着人間的時候，風浪都在止息下來了，海平如鏡，纖塵不染，何羅賽阿妮一清早就起來，到海岸上去，她忽然看見躺在腳下的一個什麼東西，不是別的，正是她丈夫的屍體！他蒼白而俊秀的面孔綻向天空。

「當何羅賽阿妮知道死者原來是自己親愛的丈夫時，她的心房粉碎了，她恨不得立刻也死去。後來相傳上帝哀憐他的不幸，就將他們變成一對鳥，翱翔在海上，永遠分離！」講到這裏趙霞的大眼睛裏，早已噙滿了淚水，大概未及掏手帕，（或者怕何雋章看到）她用紅毛衣袖，順便揩了一下，她似乎太愛感動了，少女的熱情再也遏止不住了，她下意識地將他倆個幻化為故事裏的人物了，她緊緊偎依着何雋章，時而用悲傷的目光望望對方，似乎有這樣的祈求：「不要使他倆有這樣悲慘的結局吧！」

何雋章早已意識到對方是被激動了，他不由自己地握住了她的一隻白皙而綿軟的手，讓急促的脈絡的搏動，在傳達着一種男女間開始的愛情。

「您聽得有趣味吧？」

「就是他們的命運太可憐了！」趙回答：「唉……」她的豐滿的胸脯很顯明地起伏了一次。

「您應當多讀些偉大的作品，就會知道：幻夢中的愛情，都是像彩虹的一現，不會永恆的，是屬於悲劇性的。永恆的愛情，是由不息地共同奮鬥中茁長出來的，是苦難的結晶和昇華。」

這些話對於趙霞，是一個重大的啓示，他似乎對人生的堂奧更跨進一步了。

從這一天以後，他倆的心情起了一個莫名的變化，二人之間，似乎有一種無形的絲在糾纏着，難以須臾分開，所以，趙震除了補習功課，此外便利用種種的藉口和機會，來找何攀談，從早到晚，不下四五次，於是旅社者的客人和隣家們，對他倆曖昧的關係，都暗地裏紛紛議論起來，趙老闆一切也明白，但有苦說不出，只好裝不知道；而趙小姐却毫不在乎，將一切的暗中諷刺和詬傷，置若罔聞。她雖然帶着少女的尊嚴，在外表上故作鎮靜，但是一到了何雋章的斗室裏，便心意繚亂，好像陶醉了一般，雖然在牀上只放着一些破舊的行李，桌子上擺幾本舊書，環境顯得那麼窳敗和窄狹，可是在她覺得最富詩意最優雅不過了。說也奇怪，甚至對他身上穿着的破爛的西裝，都發生莫大的興趣了。她時時將整個的生命之漿，傾在何雋章的生命裏，她注意着他的一笑一顰，一舉一止，注意到他那濃黑的眉毛，微陷而帶近視的眼睛，削瘦的面頰，稀疏的鬚髭，她固然如往常的聽講國文，數學，和英文，但不如先前記得切實，原來是，「心不在焉」了。

而何雋章呢，這也是在他生命第一的廿六個歷程碑上，第一次被 Cupid 的箭射上了愛情的疤痕，他憂鬱的靈魂的花朵，好像又遇了初春的陽光，微笑的綻開了。

然而，在他們這溫存的小天地的外面，在古城的邊緣上，抗戰的火燄，以燎原之